

域外聊斋书系

主编 吴建国

邪屋

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

[美] 雪莉·杰克逊 著 吴建国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邪屋



[美] 雪莉·杰克逊 著 吴建国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Shirley Jackson
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

Copyright © 1959 by Shirley Jackso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邪屋/(美)雪莉·杰克逊著;吴建国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域外聊斋)
ISBN 978-7-02-011729-1

I. ①邪… II. ①雪…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7797 号

责任编辑:卜艳冰
特约策划:邱小群 骆玉龙
封面插画:杨 猛
封面设计: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19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729-1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7
第三章.....	45
第四章.....	76
第五章.....	112
第六章.....	136
第七章.....	148
第八章.....	169
第九章.....	186

第一章

在绝对真实的环境下，没有任何生灵依然能够持之以恒、一如既往、心智健全地生存下去。有人认为，即使是百灵鸟和美洲大蠊¹，有时难免也会做梦的。希尔山庄，这座不可理喻的山庄，兀自矗立在衬托着它的雄姿的山峦之间，守护着屋内那不为人知的秘密。它已经如此这般在这儿矗立了八十年，说不定还会再矗立八十年的。庄园内，一堵堵高墙依旧笔挺地耸立着，砖石的接缝依然纵横齐整，地板依然坚固如初，一扇扇房门依然煞有介事地关闭着。静谧的氛围永远一成不变地笼罩着希尔山庄这座木石结构的建筑物，因此，无论什么东西行走在这里，都是在形影相吊地踽踽独行。

约翰·蒙塔古博士是一位哲学博士。他获得的博士学位是人类学研究方向的，因为他心里总是隐隐约约地觉得，在这个领域里，他或许最能贴近他真心喜欢的这个职业，对超自然的鬼魂显灵现象做出分析。鉴于目前所进行的诸般调查研究全都如此缺乏科学性，他在使用自己的头衔时便慎之又慎，因为他还是希望凭借自己的学历摆摆架子，赢得别人对他的敬重，甚至赢得一个学者应有的权威性。由于他并不是一个肯放下架子低声下气地向别人求助的人，为了租用希尔山庄三个月，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不仅耗费了大量的金钱，也降低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不过话说回来，他也信心十足地指望着他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能够得到补偿，只要他的这部颇有权威性的专著一出版，马上就会引起轰动性效应的，这部著作要论述的是人们待在一间众所周知的经常“闹鬼”的屋子

1 一种产于美洲的昆虫。

里何以会产生精神障碍的因果关系。他毕生都在寻找这样一间名副其实、经常闹鬼的屋子。在获知了希尔山庄的情况时，他起初还有些将信将疑，继而是满怀希望，随后便乐此不疲地忙碌起来。一旦找到了希尔山庄，他这人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

蒙塔古博士关于希尔山庄的良苦用心，原本产生于 19 世纪那些无所畏惧、锲而不舍地追寻鬼魂踪迹的勇士们所采取的方法。他打算亲自住进希尔山庄，看看这里究竟会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起初，他的本意只是想去效仿一下那位早已作古、姓氏不详的女士，那位女士入住的是巴列钦庄园¹，在那儿举办了整整一个夏天的舞会，用以款待那些对轮回转世之说持怀疑态度的人和坚信确有其事的人。槌球比赛和守望灵魂是当时最吸引人的两大活动，然而，持怀疑论者也好，坚信不疑者也好，擅打槌球的高手也罢，这些人现如今怕是更加难得一见了。

蒙塔古博士迫于无奈，还得聘请几名助手来。兴许是维多利亚时代悠闲恬静的生活方式本身已经不知不觉地使人们对心理调研的诸般手段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态度，抑或是这种不辞辛劳地对各种灵异现象进行证据收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化成了判定现实的一种方式吧，不管怎么说，反正蒙塔古博士不仅需要聘请助手，而且还得花力气去寻找这些人。

由于蒙塔古博士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兢兢业业、凡事都一丝不苟的人，在寻找自己中意的助手这件事上，他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他仔细查阅了各家心理研究机构的工作记录，翻遍了过去曾报道过耸人听闻的重大事件的一摞摞报纸，通览了那些专门研究超自然心灵感应现象的玄学派心理学家们所做的各种报告，从中搜罗整理出了一长串涉案人士的名单，列在这个名单上的所有人都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都曾这样或那样的紧要关头，被卷入到一些诡谲反常的事件中，无论这些人是一时半会儿地被卷入其中的，还是半信半疑、身不由己地参与进来的。根据这

1 巴列钦庄园 (Ballechin House)，苏格兰斯图亚特家族于 1806 年在其古老庄园的旧址上建造的一座乔治亚式的庄园。巴列钦庄园里曾发生过一系列鬼魂显灵、人员神秘失踪或死亡事件，是“苏格兰最有名的鬼屋”。19 世纪中叶，英国“心灵感应研究会”曾派出大量调查人员入住该古宅展开研究，却始终未能解开古宅闹鬼之谜。自 19 世纪以来，围绕着巴列钦庄园的超自然现象，西方作家创作出了无数惊悚奇诡的鬼怪故事。此处借用的是其中之一则故事。

一名单，他首先剔除了那些早已作古之人的名字。名单上还有一些在他看来纯属一心想抛头露面成为公众人物的人，智商低于正常标准的人，或者因为明显有哗众取宠之嫌而不合适做此工作的人，等到他把这些人的名字都逐一划掉之后，他手头的这份名单上只剩下大约十多个人的名字了。于是，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接到了蒙塔古博士发来的邀请函，邀请他们到一所舒适宜人的乡间别墅来，在这儿度过一个完整的夏天，或者度过这个夏天的部分时光。这幢乡间别墅虽然是一座古宅，但是抽水马桶、供电系统、中央供暖系统、清洁床垫被褥等生活设施都一应俱全。请他们入住此地的目的，邀请函上写得明明白白，是为了观察和探明围绕着这座古宅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索然无味的传闻，自从这座山庄落成以来，这些传闻已经在坊间流行了差不多有八十年之久。蒙塔古博士的邀请函并没有开诚布公地说明希尔山庄是一个经常闹鬼的地方，因为蒙塔古博士是一位相信科学的人，除非他亲身体会到了某一超自然的心灵感应现象，否则他才不会过于不着边际地完全凭自己的运气行事呢。正因为如此，他的这些信函便蕴含着一种经得住仔细推敲的可有多种解释的庄重感，目的是为了能抓住哪怕是个性特征非常特殊的读者的想象力。对于发出的这十多封邀请函，蒙塔古博士只收到了四个人的回复，另外那八九个应征者估计已经搬了家，而且没有留下可进一步联系的地址，或者很可能已经对这份常人能力所不及的差事、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的差事再也不感兴趣了。对于这四位有答复的应征者，蒙塔古博士又分别写了回信，在信中注明了这座古宅何时可以正式迎接客人来入住的具体日期，并附上了如何到达此地的详细指南，因为，正如他不得不解释的那样，靠沿途打听想找到这座山庄是极其困难的，尤其在它周围的这片乡村里，向谁也打听不到任何信息。在动身前往希尔山庄的前一天，有人建议蒙塔古博士把这座山庄原主人的一名代表吸纳到他精挑细选出的这个团队里来，接着又有一名应征者发来了一封电报，找了一个显然是刻意编造出的借口，宣布退出了。还有一名应征者压根儿就没有露面，也没有回信，大概是因为遇到了某个十分紧急、难以脱身的个人问题的干扰，只好作罢。剩下的那两个应征者倒是应约而来了。

伊莲娜·万斯来到希尔山庄时已年届三十二岁。由于她母亲已经过世，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痛恨的人就是她姐姐。她不喜欢姐夫，也不喜欢那个五岁的外甥女，而且连一个知心朋友也没有。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她把自己十一年的青春韶华都用来照料她那久病缠身、卧床不起的母亲了，这段岁月把她磨练成了一名精通护理工作的护士，然而也让她落下了只要面对强烈的阳光就会不停地眨眼睛的毛病。她不记得自己长大成人后的生活中是否曾有过真正快乐的日子。陪伴在母亲身边的这些年完全是在不断有小小的过失、不断听到轻微的呵责、常年的身心疲惫，以及永无出头之日的绝望中苦熬过来的。尽管她压根儿就不想变得这样少言寡语、羞怯腼腆，然而落落寡合地过了这么多年的单身生活，身边连一个值得爱的人也没有，害得她连开口跟人说话都感到很别扭，哪怕随便跟什么人聊上几句，都会觉得浑身不自在，而且还会窘迫得根本找不到话来说。她的名字之所以会出现在蒙塔古博士的名单上，是因为有一天，那时候她才十二岁，她姐姐十八岁，她父亲刚刚去世还未满一个月，一阵阵暴雨般的石头突然从天而降，坠落在她们家的房屋上，事先既没有任何征兆，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祸从何处来，只听无数的石块在天花板上顺着墙壁滚落而下，隆隆声不绝于耳，砸碎了窗玻璃，劈里啪啦、令人发疯地敲打在屋顶上。那些石块断断续续一连落了三天，在那三天时间里，最让伊莲娜和她姐姐感到惶惶不可终日的还不是那些石头，而是成天聚集在她家大门外围观的那些邻居和前来看风景的人，以及她母亲那没头没脑、歇斯底里的叫骂，因为她母亲坚持认为，这一切都归因于本街区的那些心肠歹毒、爱在背后用舌根伤人的女人，那些人自从她搬来此地后从来就没有安分过。三天之后，伊莲娜和她姐姐被送到一位朋友家去住了，于是，这场石头雨也随之戛然而止，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尽管伊莲娜和她姐姐以及她母亲后来又搬回这幢房子里来住了，然而她家却与整个街坊邻里都结下了怨仇，争争吵吵的事情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场变故如今早已被大家忘却了，唯有蒙塔古博士咨询过的那些人仍然还记得当年的情景。这件事当然也早已被伊莲娜和她姐姐丢在了脑后，她俩当时还相互攻讦，认为对方才是罪责难逃的祸水。

在她的人生处于彻头彻尾的阴暗面的这段岁月里，自从她刚刚开始

懂事以来，伊莲娜就一直在盼望着类似于希尔山庄这样的事情会不期而至。尽管终日在照料母亲，将一个性情乖戾、爱发脾气的老妇人从轮椅上抱到床上，没完没了地端出左一小盘、右一小盘的汤和麦片粥来伺候母亲吃，自己还得再走马灯似的挤出时间到肮脏不堪的洗衣房去忙碌一通，但是伊莲娜却始终坚定不移地怀着这样一种信念，总有一天会有什么奇迹发生的。虽然她姐夫一再坚持要先给两三个熟人打电话去了解一下，确信这位有博士头衔的家伙并不是图谋不轨，想把伊莲娜引入到那些未开化的野蛮人的宗教仪式里去，因为那些宗教仪式不可能不牵涉到一个未婚年轻女子所不该知道的事情，伊莲娜的姐姐认为，有些事情还是不宜让一个未婚女青年知道的。虽然如此，伊莲娜还是给蒙塔古博士回了信，表示愿意接受这份邀请前来希尔山庄。大概是伊莲娜的姐姐在卧房里与丈夫行床第之欢时，已经私下里悄悄议论过这件事，说不定这位蒙塔古博士——假如这个名字确实是他的真名的话——说不定这位蒙塔古博士就是想利用这些女子去从事某些不可告人的——哎呀——从事某些不可告人的实验呢。你是知道的——那些个实验啊，他们就是这么干的。伊莲娜的姐姐满脑子里想的都是那些实验，她早就听说过这些博士干过的某些勾当。伊莲娜倒是压根儿也没有想过这些事，即使想过，她也不怕。伊莲娜，简而言之，是一个什么地方都敢去的人。

西奥朵拉——这是她使用得最多的名字。她的那些素描画上签的都是“西奥”这个字样，她的寓所的房门上，她所经营的那家店铺的橱窗上，她在电话号码簿上所登记的，她印在那些色调淡雅的信笺信封上的，她自己的那张楚楚动人、摆放在壁炉架上的相片的下方所题写的，向来都单单只用一个西奥朵拉——西奥朵拉跟伊莲娜根本不是同一类人。西奥朵拉有责任心，有良知，这是她最具特色的两大优点，这两大优点严格说来还是美国女童子军¹所具备的优点呢。西奥朵拉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欢乐、色彩柔和的世界。她之所以会出现在蒙塔古博士的

1 美国女童子军（Girl Scou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由美国优秀女生所组成的遍及全美各学校的少女组织，创建于1912年，旨在促进女生自我价值的实现，并通过开展野营拉练、社区服务、学习急救等活动来弘扬诸如为人诚实、办事公正、敢于斗争、富有同情心、品格高尚、姐妹情谊、公民意识等核心价值观，设立有女童子军铜奖、银奖、金奖等奖项，用以表彰出类拔萃的女生。

名单上，是因为——她总是带着一路欢笑声走进实验室，所到之处无不携着一股花香扑鼻的香水味——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她居然能够准确无误地从二十张卡片中辨认出十八张卡片，或者从二十张卡片中辨认出十五张卡片，或者从二十张卡片中辨认出十九张卡片，那些卡片都掌握在一名实验室助手的手里，她是看不见的，全凭听觉来识别，连她本人都对自己具有这种让人匪夷所思的本领感到非常有趣，也很刺激。西奥朵拉这个名字在实验室的记录册上显得非常突出，因而也就在所难免地引起了蒙塔古博士的关注。西奥朵拉觉得蒙塔古博士的第一封来信很有意思，于是就给他回了信，当时完全是出于好奇（大概是西奥朵拉后来忽然如梦初醒地发觉，自己竟然身怀绝技，能够一口报出别人捏在手里而自己看不见的那些卡片上的符号是什么，这才促使她要一意孤行地前来希尔山庄的）。诚然，她也想过要全身而退，拒绝接受这份邀请。然而——大概是那种躁动不安、跃跃欲试的迫切心情又一次占了上风的缘故——等到蒙塔古博士的正式确认函到来时，西奥朵拉终于抵御不住诱惑了，而且还莫名其妙、没头没脑、十分任性地跟那位与她同住同一套公寓的朋友大吵了一场。事情的原委应当说双方都有责任，由此而产生的隔阂只有靠时间来消弭了。西奥朵拉一气之下，故意地、绝情地把她朋友精心为她雕刻的那尊非常可爱的小雕像摔了个粉碎，她朋友也不甘示弱，恶狠狠地把西奥朵拉送给她当生日礼物的那本阿尔弗雷德·德·缪塞¹的著作一页页都扯成了碎片，还特别煞费苦心地撕碎了有西奥朵拉亲笔题写的充满爱意、诙谐幽默的言辞的那一页。这些举动当然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要等时光慢慢流逝之后，她们才有可能重新握手言欢，对这些行为一笑了之。西奥朵拉就是在这天晚上写回信给蒙塔古博士，表示愿意接受他的邀请的，而且第二天就凜若冰霜、默不作声地出发了。

卢克·桑德森是一个满嘴谎话的人。他还是一个窃贼。他姑妈，希尔山庄的庄主，喜欢逢人就说，她的这个侄儿虽然受过最好的教育，穿

1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 (Alfred Louis Charles de Musset, 1810—1857)，法国著名戏剧家、小说家、诗人。除了诗歌创作、诗歌理论和作品的现代性之外，缪塞的自传体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La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 1836) 也闻名遐迩，备受历代读者喜爱，小说描写了他与法国著名女作家乔治·桑 (George Sand, 1804—1876) 的恋爱经历。

着最考究的衣服，言谈举止也最有品位，然而结交的却是一帮最下三滥的朋友，她从没见过世上竟然有这号人。她只要一逮住机会就想支开他，打发他外出几个星期，免得他在家胡作非为。那位家族律师受人之托，前来奉劝蒙塔古博士说，他若真想把这幢别墅租下来用以实现他既定的目的，就必须在租用期内始终有这个家族的一名成员在场，否则免谈。然而，也许在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这位博士就已看出，卢克的身上似乎暗藏着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或者说，有一种像猫一样善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这一点不免使他产生了几分顾虑，那种惴惴不安的心情几乎一点儿也不亚于桑德斯太太，桑德斯太太只要一看到卢克待在家里就会感到惴惴不安。不管到头来结果如何，反正卢克觉得这事儿很有趣，他姑妈也因此而感激不尽，蒙塔古博士更是感到如愿以偿。桑德斯太太对那位家族律师说，那幢别墅里反正也没有什么真正值钱的、卢克有可能会来偷窃的东西。屋子里的那些古老的银器倒是货真价实的，她对那位律师说，但是卢克要想把那些银器偷到手却是难上加难，几乎办不到：要想把那些银器偷到手，再把它们置换成现钱，得花费很大的周折才行。桑德斯太太这样说卢克，倒也有些委屈了他。卢克根本就不大可能去偷家里的那些银器，或者偷蒙塔古博士的手表，或者偷西奥朵拉的手镯。他的不端行为，大体说来，也不过仅限于从他姑妈的手提包里偷点儿小钱，以及在打牌的时候要手腕作弊而已。据他姑妈的那些朋友们说，他把人家馈赠给他的那些手表和香烟匣子拿出去变卖的时候也很有一手，装出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连面孔也羞得通红。总有一天卢克会继承希尔山庄的，但是他怎么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住进这幢别墅里来。

“我只是觉得她不该把那辆车带走，别的话我也不想多说了。”伊莲娜的姐夫还在固执地说。

“那辆车我也有一半的使用权啊，”伊莲娜说，“当初买这辆车子的時候，我也是出了钱的。”

“我只是觉得她不该把那辆车带走，别的话我也不想多说了。”她姐夫说。他求助似的把目光转向了他妻子。“这辆车她要用整整一个夏天呢，而我们却不得不迁就她，过那种没有车的日子，这样做不大公

平吧。”

“这辆车一直是嘉丽在开，我一次也没碰过，甚至都没有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过，”伊莲娜说，“再说，你们整个夏天都到山里避暑去了，你们在山里也用不着这辆车呀。嘉丽，你心里有数，你们在山里用不着开车的，你说是吧。”

“可是，万一可怜的小琳妮生病了，或者出什么事了，那该怎么办？我们总该有一辆车带她去看医生吧？”

“这辆车有我一半的份额，”伊莲娜说，“我是一定要带走的。”

“万一嘉丽自己生病了呢？万一我们找不着医生，需要去医院呢？”

“我要用车。我拿定主意了，一定要把这辆车带走。”

“我看不一定吧，”嘉丽不紧不慢、字斟句酌地说，“我们还不知道你到底要去哪儿呢，对不对？你自己都还没有弄明白究竟合不合适，就急着来跟我们大谈特谈这件事，对不对？我觉得我看不透这里到底有什么名堂，不能平白无故地让你借走我的车。”

“这辆车有一半属于我。”

“不行，”嘉丽说，“你不能带走这辆车。”

“说得对。”伊莲娜的姐夫连连点头。“我们需要这辆车呀，就像嘉丽说的那样。”

嘉丽微微笑了笑。

“要是我同意把这辆车借给你用，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伊莲娜，我永远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位博士能不能信得过呢？不管怎么说，你毕竟还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女子啊，再说，这辆车子也还值一大笔钱呢。”

“好吧，是这样，嘉丽，我确实打电话去问过教务处的霍默，他说此人在念大学的时候名声很好，是个正人君子，他就读的学院好像是——”

嘉丽依旧面带微笑地说：“当然，我们可以找出充分的理由来推测，他是一位很有教养的正派人。可是，伊莲娜为什么偏偏不肯告诉我们她到底要去哪儿呢，或者让我们知道，要是我们在家里需要用这辆车的时候，怎样才能找到她。说不定会出什么事儿呢，而我们很可能什么也不知道。即使伊莲娜，”她还在娇声娇气地接着往下说，两眼望着自己手

里的茶杯在说，“即使伊莲娜早有思想准备，愿意接受不知是哪个男人的邀请，要不顾一切地跑到天涯海角去找他，我们还是找不出任何理由允许她带走我这辆车。”

“这辆车有一半是我的。”

“万一可怜的小琳妮生病了呢，恰好又待在那边的大山里，周围连一个朋友也没有，怎么办？附近连一个医生也没有，怎么办？”

“不管怎么说吧，伊莲娜，我可以肯定，要是妈妈还在世，她也会认为我这样做是最稳妥的。妈妈在世的时候最相信我了，她肯定不会赞成我由着你自己的性子胡来，开着我这辆车，跑到天晓得什么地方去的。”

“再说，万一连我自己也病倒了呢，待在那边的——”

“我可以肯定，妈妈会赞成我这样做的，伊莲娜。”

“还有，”伊莲娜姐夫的脑子里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便接着说，“我们怎么知道她还能不能完好无损地把车子开回来呢？”

凡事都得有开头第一次嘛，伊莲娜暗暗告诫自己。她下了出租车，时辰还早，天还没亮呢，她禁不住浑身哆嗦起来，因为此时此刻，她姐姐和姐夫说不定正在为小荷尖尖刚刚露出了一点儿苗头的悬疑感到愤愤不平呢，也许是吧。她飞快地从出租车里拉出她的手提箱，司机帮她把放在前排座位上的那只纸板箱提出车来。伊莲娜加倍付了他小费，心里却在犯嘀咕，不知她姐姐和姐夫是否尾随而来了，他们这时也许刚刚走上这条马路，正在相互说着话儿呢，“瞧，她在那儿，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啊，她就是来做贼的，瞧，她就在那儿。”她急匆匆地拐过街角，径直朝本城那家规模宏大的车行走去，他们家的那辆车就停放在这个车行里，一边走，一边神色慌张地朝大街两头左右扫视着。她一不留神，跟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老太婆撞了个满怀，把一个个包装盒撞得四处乱滚，接着便惊愕地看到了一只被撞翻了的袋子，袋子已经裂开了口，摔落在人行道上，从袋子里滚出了一块破碎的奶酪饼、几片切好的番茄片、还有一块硬邦邦的面包卷儿。

“你这该死的，你这该死的！”那小老太婆尖声叫骂着，仰起脸来冲着伊莲娜的脸。“这些都是我要带回家的呀，你这该死的，你这该

死的！”

“实在对不起。”伊莲娜说。她弯下腰去，可是，要想把那些摔得七零八落的番茄和奶酪饼聚拢起来，再一点点儿捧回那只摔破了的袋子里，看来是办不到了。那小老太婆满脸怒容地狠狠瞪着她，见她吓得不敢再做声了，便赶忙抢在前面去收拾另外那几个包装盒，没容伊莲娜插手，直到她收拾好了之后，伊莲娜才终于站起身来，满怀歉意地朝她笑了笑。“真的很对不起。”她说。

“你这该死的，”那小老太婆说，但是口气要比刚才缓和多了，“我是要把它带回家充当一顿小小的午饭的。可是，现在倒好，由于你这——”

“我出钱赔你大概总可以吧？”伊莲娜拿起手提包来，却见那小老太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儿。

“我不可能要钱的，这事儿就这样算啦，”她终于说道，“这些东西并不是我花钱买来的，你也看得出来。这几样东西全都是人家吃剩了不要的。”她气呼呼地咂了咂嘴唇。“他们丢下的那块火腿明明是你先看见的，”她说，“可是那玩意儿却被另外某个人抢先拿走了。还有那块巧克力蛋糕。还有那些土豆色拉。还有放在那些小纸碟子里的玲珑剔透的水果糖。我来晚了一步，所以什么都没拿到。可是，现在倒好……”她和伊莲娜两人都低下头去望着人行道上已是一派狼藉的杂物，随后，那小老太婆说：“所以，你明白了吧，我是不可能要钱的，不可能从你手里要钱的，更不可能让你掏钱来赔这些残羹剩菜。”

“那么，我给你买点儿东西来略表心意，赔偿你的这个损失，行不行？我真的急着要赶路呢，不过，我们可以先去找一家已经开门营业的地方——”

那小老太婆心怀鬼胎地笑了笑。“不管怎么说，我还有这个呢。”她说，说罢便抱紧了她怀里的那只包装盒。“你不妨帮我把回家的出租车费付了吧，”她说，“这样一来，随便什么人也不大可能再把我撞倒啦。”

“只要两三块钱就行了，”那小老太婆说，“当然，付给这位先生的小费不包括在内。对于像我这样身材瘦小的人来说，”她轻言巧语地解释说，“偶然吃一下亏也是常有的事，偶然吃一下亏真的是常有的事，人家很容易就把你撞倒了。不过，话说回来，能遇到一个像你这样愿意

赔付的人倒也不失为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有时候，那些把你撞倒的人，根本连头也不回一下就溜之大吉了。”在伊莲娜的搀扶下，她抱着那几个包装盒钻进了出租车，随后，伊莲娜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掏出了两块钱和一枚五十美分的硬币，把钱递给了那小老太婆，那小老太婆接过钱来，紧紧地攥在她那只小手里。

“行啦，小甜心，”出租车司机说，“我们去哪儿呢？”那小老太婆咯咯儿地笑了一声。“等我们上路了，我再告诉你，”她说，接着又扭过头去对伊莲娜说，“祝你好运，亲爱的。这下你可要当心了，瞧你是怎么把人家撞倒的。”

“再见。”伊莲娜说，“真的非常抱歉。”

“没关系，就这样吧。”那小老太婆说，出租车缓缓从人行道边开走的时候，那小老太婆朝她挥了挥手。“我会为你祈祷的，亲爱的。”

这是夏季里的第一个真正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的日子，一到每年的这个时节，伊莲娜总是会心如刀绞地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那时候的日子好像全年都是夏天似的。她父亲是在一个阴冷、潮湿的日子里去世的，在这之前，她不记得是否曾有过一个冬天。她近来老是感到很纳闷，在这些如白驹过隙、来不及细想的岁月里，不知道自己在那些白白浪费的夏日里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她怎么能这样虚度年华，任凭时光流逝呢？我太傻啦，每年的初夏时节来临时，她都会扪心自问，我真是傻得很啊。如今我已经长大成人了，也懂得人世间许多事情的价值了。其实也算不上真的在虚度年华呀，她总是这样善解人意地认为，即使是一个人的童年时代，也谈不上是虚度过来的呀，于是，年复一年，在某个夏日的清晨，当温煦的风儿吹拂到本城她所居住的这条街道上时，她总是感到怦然心动，那个让人心寒的小小念头便会油然而生：我又让大好时光白白流逝了。然而，今天早晨，驾驶着这辆她和她姐姐共同拥有的小汽车时，她心中还是有些疑惧，但愿他们仍旧有这种意识，她终究会回来的，只不过开车外出兜了一趟罢了，她正在规规矩矩地沿着这条街道向行驶呢，在顺着车流前进，该停就停，该转弯就转弯。想到这里，她微微一笑，望着车窗外斜斜地洒落在大街上的阳光，心里暗暗思忖着，我要走啦，我要走啦。我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以前总是这样，每当她得到姐姐的允许后把这辆小汽车开出来时，她总是开得分外谨慎，一路上都极其小心翼翼，唯恐留下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划痕或者刮蹭，否则，她姐姐会非常恼火的。但是，今天不一样啦，她的纸板箱就放在后排座位上，手提箱就搁在座位旁的地面上，手套、手提包、薄风衣都摆在身边的副驾驶座位上，这辆车彻头彻尾归她所有了，成了一个包罗万象、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小天地了。我真的很要走啦，她暗暗思忖道。

到了本城最后一个有红绿灯的路口时，趁着还没有转弯驶上出城的那条宽阔的高速公路的当儿，她把车停了下来，一边等着放行，一边从手提包里抽出蒙塔古博士的那封信。我甚至连地图都用不着看嘛，她想，他准是一个非常仔细的人。“……由三十九号公路朝艾什顿方向行驶，”信上说，“然后再左转，驶上五号公路，一路向西走。沿这条路行驶大约不到三十英里，就走到那个叫做希尔斯代尔的小山村了。径直穿过希尔斯代尔，走到村头，左边是加油站，右边有一座教堂，就在这儿向左转，驶上那条看上去像是一条狭窄的乡间小路的马路，这条路直通山里，但是路况很差。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头——大约有六英里——前方映入你眼帘的便是希尔山庄的两扇大门。我之所以把线路指南写得如此详细，是因为在希尔斯代尔停车问路是很不可取的。那个地方的人对待陌生人的态度很不礼貌，尤其对前来打听希尔山庄的人，不管是谁，他们都一律毫不掩饰地充满了敌意。

“我非常高兴你能来希尔山庄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也深感荣幸能在六月二十一日星期四这天与你相见、面谈……”

交通灯变绿了，她转弯驶上高速公路，彻底甩开了这座城市。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她心里在想，谁也别想再看见我啦，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我在朝哪个方向开呢。

她以前从来没有独自一人驾车走过这么远的路。想把这美妙无比的旅程划分成英里数和小时数，无疑是十分愚蠢的念头。她非常精确地驱车行驶在公路线与公路两旁蔚然成行的树木之间，把这段旅程当成了她体验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的一次经历，每一个时刻都是一种新的体验啊，就让这一个个新的体验裹挟着她一路向前驶去吧，载着她从一条新奇得让人难以置信的路段驶向又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去吧。这次旅

行本身就是她毅然采取的一次充满自信的行动，然而她最终的目的地却很不明确，无法想象，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她的本意就是想好好欣赏旅途中每转过一道弯时的风景线，眼前的道路、树木、房舍，以及那些丑劣不堪的小城镇，都让她感到留恋不舍，旅途中还自我解嘲地想象着那个时不时地会在她脑海中油然而生的念头，随便在什么地方停下来，永远不再离开得啦。她真想在高速公路靠边停下车来——尽管这是不允许的，她暗暗告诫自己，倘若她果真这样做了，她肯定会受到重罚的——把车就丢在那儿，然后悠闲地离开公路，漫步穿过那片树林，走到前方那片柔美、喜人的原野中去。她真想怡然自得地徜徉在那儿，直到玩得筋疲力尽，四处追蝴蝶，或者顺着一条小溪一直走下去，然后，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来到某个穷苦的伐木工人家的茅屋前，他一定会为她提供栖身之所的。她真想把东巴林顿，或者德斯蒙德，或者博尔科的那个混合型的村落当作她永久的家园。她真想永远也不离开这条公路，就这样行色匆匆、永不停息地一路开下去，直到车轮被磨损得彻底报废，她也走到了世界的尽头。

要不，她暗暗寻思，我干脆就这样一路开到希尔山庄去吧，那里有人在翘首企盼地等着我来呢，人家已经在那里为我安排好了住处、房间、膳食，还有一小笔象征性的薪水呢，想必可以让我暂且抛开那些做不尽的义务，抛开城里的那些躲不开的纷扰吧，也免得我老想着要逃奔出去看世界了。我真想知道蒙塔古博士人长得怎么样。我真想知道希尔山庄到底是什么模样。我真想知道除我之外还有什么人会来。

此时，她已经远远离开了她所熟悉的那座城市，正在密切注视着该转向三十九号公路的那条弯道，这条神奇的线路是蒙塔古博士特意为她挑选的，完全不同于这世上所有的公路，这条路会安然无恙地把她引导到他的身边，引导到希尔山庄来的。世上再没有任何别的道路能够指引她从原来她所在的地方走向她一心想去的地方了。蒙塔古博士的指南是经过反复核实的，绝对不会出任何差错，在那个指向三十九号公路的路标的下方还有一条标识：艾什顿，一百二十一英里。

此时此刻，这条公路已然成了她亲密无间的朋友，公路蜿蜒曲折，千回百转，每转过一道弯，都会有一片让人意想不到的风景在迎接着她——有时会遇到一头奶牛，从栅栏边探出脑袋认真打量着她，有时会